

异化和动物性：论《寂寞芳心小姐》中的动物叙事

缪奕昕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作为韦斯特最负盛名的黑色幽默小说,《寂寞芳心小姐》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与意象塑造揭示了上世纪美国大萧条之后底层大众的苦难生活。从主人公“寂寞芳心小姐”的视角出发,以大量意象描绘人物的怪诞梦境和奇异想象,其中不乏以动物意象为载体表达复杂的宗教伦理意蕴。恶犬的形象影射底层社会制造的异化“畸人”,是普通人被迫“自我兽形化”的例证,而人物身上出现两种相悖的动物性反映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底层民众混乱的精神世界。以“动物他者”的平行经验为镜,撕破宗教救赎的面纱,呼应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消除生命欲望来反抗自我兽形化的尝试终告失败。小说揭示出大萧条背景下美国底层民众的生活苦难与精神危机,叩问现代社会中人该如何自处。本文试从异化和动物性作为着眼点,探讨现代社会人如何认识自身人性和动物性的联系,如何从人性的角度反抗异化。

【关键词】《寂寞芳心小姐》; 动物叙事; 自我兽形化; 异化

1 引言

纳撒尼尔·韦斯特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争议的讽刺小说家,他写就的《寂寞芳心小姐》影响深远。小说阐释的核心主题在于呈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自我拯救失败后的幻灭。

美国对于韦斯特小说的研究在60年代和90年代掀起两次热潮,成果丰硕。我国的韦斯特研究尚未成型,相关文章稀少,仅有部分学者对韦斯特小说的黑色幽默表现技巧和叙事策略加以评议,或从存在主义及创伤理论的角度进行论证,尚未有人以动物叙事的视域展开分析。本文从小说中的典型动物意象出发,结合动物叙事理论,探讨小说人物兽形化的表征和原因,解析小说中真实动物蕴含的伦理和政治意蕴,揭示大萧条之后美国底层人群遭受的异化以及为对抗异化作出的努力,探讨在现代语境下人类该如何应对精神危机。

2 自我兽形化——异化后的动物人格

20年代末的大萧条使得美国作家们认清了“美国梦”的虚幻实质,将写作的重点“从个人的哀愁转向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1]纳撒尼尔·韦斯特作为其中一员,其小说《寂寞芳心小姐》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刻画了一群面临种种生活困境,内心绝望而无法找到自救方法的人。他们有的为残酷的生活现状感到不知所措,有的则抛弃理性异化为野兽。

但汉松在分析小说《耻》中的猎食语言时,提出“自我兽形化”^[2]思维意指人在精神上将自身重塑为野兽,将

违背人伦道德和不符合人类社会礼仪风俗的行为合法化合理。小说中的道尔便是自我兽形化的典型。道尔太太曾受人欺骗,怀孕时被男方抛弃,道尔先生收留了她,她却始终对嫁给他感到不甘。凭借年轻时对面貌的自信,道尔太太在家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对丈夫施以暴政。她的欲望和暴力让寂寞芳心小姐恐惧不已,被迫与之发生关系。而道尔作为收入微薄的瘸子丈夫无法赢得妻子的欢心。当他被妻子当着外人的面殴打辱骂时,道尔学狗的样子狂吠,用牙齿把报纸咬住,甚至“扯开了寂寞芳心小姐的裤裆拉链,随后仰面一滚,狂笑不止”。^[3]

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分为人与劳动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及人同人这相互关联的四个层面。道尔太太的残暴欲望是本性使然,更是社会压抑女性的结果,而她受压抑的欲望转化为家庭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道尔先生的异化过程。身为“人”的道尔先生与妻子势不两立,为了继续维系家庭,他必然要做出退让——兽形为狗,唯妻子是从。讽刺的是,当他扮作疯狗时,妻子不再对他施暴,夫妻感情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得以维系。

与《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样,道尔“以‘人’的形式出现,本质上却是不具备人的本质的‘非人’”。^[4]同是变形为动物,二人有所不同。前者以“变形摆脱了异化劳动,同时迈出实现人性复归的第一步”。而后者走上了德勒兹式“生成-狗”的解域线,是“真实地生成自身”,也意味着一种“人和动物的居间状态”^[5]。平日道尔依旧保

持人的理智, 只有面对妻子的暴行时, 他扮作疯狗装疯卖傻。这既是对异化关系压迫个人的反抗, 也是进行自我保护。他并未如格里高尔一样寻死, 相较于逃离现状, 找回人的尊严和价值, 他更想维持他的家庭, 即使成为盲从妻子的“忠犬”。

韦斯特笔下兽形化的人物映射了大萧条后遭受异化的美国社会底层, 尽管这些人物身世悲惨, 精神困顿, 却并未放弃生存的希望。这也照应了小说关照的现实问题——在生活艰难、精神困顿的黑暗时代, 兽形化是否是唯一对抗异化的手段? 如果想要维持“人形”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 如果痛苦根源是城市中的异化劳动, 那么回归乡野能否摆脱精神困境?

3 乡野难愈“城市病”——真实动物的现实关照

与来信者们不同, 主人公寂寞芳心小姐的生活平淡而稳定, 他供职于《纽约邮讯报》, 开设专栏为读者解疑答惑, 并深切为他们遭受的折磨感到悲愤。作为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 寂寞芳心小姐映射了美国梦的破碎感受尤为深切的美国年轻人。基督教作为主流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在现代社会冲击下已逐渐失去力量。对基督信仰的动摇与从事专栏写作的“布道”活动相对立, 使得主人公与自己的内心产生严重异化。因此, 在满口基督教义的同时, 寂寞芳心小姐平日热衷于酗酒纵欲, 在末日般的狂欢里享受“无序的意义”。

与主人公的“混沌无序”对应的是女友贝蒂的“井然有序”。贝蒂在乡下长大, 家境殷实, 天真烂漫, 将她的一切烦恼和痛苦称为“城市病”。“她的世界并非如他所想, 绝不可能囊括他的专栏读者。她踏实自信的样子, 是拜其武断限制人生的经验所赐”。大萧条带来的贫苦和绝望似乎没有带给她任何影响, 这令寂寞芳心小姐感到愤恨。尽管遭受唾弃和谩骂, 贝蒂仍然想“治好”寂寞芳心小姐。“她显然相信动物有治病的功效, 这让他不由得暗自发笑”。在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 乡村并不是风波之外的“世外桃源”。大萧条时期, 美国经济受到重创, 农产品价格暴跌更是经济萧条的起点。“农场主破产了, 甚至买不起麻绳, 付不起工具维修费, 买不起种子, 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 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6]贫穷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 小说中加油站服务员认为“把鹿赶跑的是犹太人”, 尽管

主人公的种族未被提及, 但联系到韦斯特俄属立陶宛犹太移民的身份, 这很可能体现出他对当时美国反犹太主义的现实观照。“反犹太主义作为从欧洲国家来的一批批基督徒的‘文化包袱’被带到了‘新世界’, 冲淡了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宽容、民主、宗教平等的社会气氛”。^[7]历史上犹太民族善于行商放贷, 因而基督教世界长期持有“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的认知。“当银行体系垮掉, 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们众所周知的是, 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8]寂寞芳心小姐并未对店员的反犹论调作出评论, 但他走进树林时, 感到“树下的景象十分阴郁、惨淡。虽然春天早已到来, 林子的浓荫下仍然死气沉沉——遍地只见腐烂的树叶、白色和灰色的真菌, 而笼罩着这一切的, 是一片死寂”, 乡野已然在主人公眼中成为黑暗压抑的美国社会的缩影。城市中的破败与乡野的死寂相呼应, 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尖锐紧张, 人们心中郁积的愤怒没有发泄的出口, 人与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已然异化, 隐居避世也绝非解决精神危机的根本方法。

4 反抗兽形化——现代人何以自救

当人们找不到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时, 仍会寻求宗教的精神慰藉。寂寞芳心小姐回想起祷告时心底源于歇斯底里的力量, “伪装成蛇形, 身上的鳞片像一面面小镜子, 映射出死亡世界的生命幻象”。宗教信仰被世俗欲望的侵染, 成为发泄愤怒和满足私欲最好的借口。小说中以基督之名私欲辩护、嘲弄现实苦难的编辑史莱克更是将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运用得驾轻就熟的诡辩家, “以退避进虚无主义看待现代困境, 拥抱虚无主义成为他的处事准则”。他以艺术、性、毒品、赌博乃至自我了结开导主人公摆脱烦恼, 而激情致辞的最后, 史莱克称信仰上帝是唯一的出路, 他以寂寞芳心小姐的口吻向基督提问: “当盐失去了滋味, 谁还会品尝它呢? 答案是不是: 只有救世主?” 马太福音中有对盐的记载, 基督对信徒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它再咸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陷入精神困顿的信徒们变成了没有滋味的盐, 而只有救世主才会品尝失去了滋味的盐。在史莱克的挑唆下, 寂寞芳心小姐拥抱了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 这种力量与浓重的基督情结促使他成为趋近于救世主的“理想的阉人”。^[9]

自乡村归来的寂寞芳心小姐反思自己关于基督的梦想“全然失败”，原因在于“缺乏谦虚的精神”，“而越是破罐子破摔，越是容易表现得谦逊”。他像个真正的牧师那样坚定地握着瘸子道尔的手，试图向他传递基督信念的力量，却在目睹道尔夫妇扭曲的感情和家庭闹剧时，感到自己满含激情，甚至歇斯底里地呐喊“基督便是爱”的行为荒谬可笑。于是他彻底自暴自弃，无论接受史莱克的挑唆和玩笑，还是与贝蒂畅谈对婚后生活的幻想，他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反应，内心不再有一丝波澜。小说结尾主人公在脑炎导致的高热下看见了“基督的生命和光亮”，他迫不及待地冲下楼梯，以拯救众生的基督之爱拥抱了瘸子复仇的枪口。

小说呈现了在现代社会精神困境下保持“人形”的几种尝试——贝蒂活在受人保护下的蒙昧无知中，是逃避异化；史莱克抛弃了信仰和道德，将生活的荒诞看作人生信条，是享受异化；寂寞芳心小姐抛弃人欲成为救世主的尝试终告失败，但韦斯特对现代人困境的解救方法的思考仍未停止。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口号之后，为冲出精神困境，二十世纪曾出现两种努力：一是以萨特为代表的极端人性主义，发扬人性的超越维度，以补足上帝留下的空位；另一则是以福柯为代表的极端反人性主义，承认并全盘接受“人之死”，却让非人者临到人性的敞开之域。^[10]韦斯特将主人公塑造为“失败的基督”，侧面对“人能否发扬人性超越维度”提出质疑，而以福柯“承认人之动物性”的角度，似乎得以窥见克服现代信仰危机的方法。如福柯举的例子：“人常通过指出人的神圣起源唤起人类主宰世界的情感，如今这条路走不通了，因为门口蹲着一只猴子”。在现代情境下，人身上的动物性被现代性激发。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既不该无视那只“猴子”，怀抱对“超人”的驰往；也不应放弃文明，重新回归动物的原始状态。“我们当返回的，是我们的人性本身”。为追求神性而压抑生命欲望的后果是更严重的异化，反抗兽形化的出路首先要求人类放弃对神性的崇拜和依恋，依靠自身的理性觉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建立新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这或许才是现代情境下人类应当秉持的“谦逊”。

5 结语

韦斯特在小说中刻画大萧条背景下美国底层民众的精神危机，揭示现代情境下人的异化导致的自我兽形化趋势，又以真实动物蕴含的政治伦理意蕴表现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照，而寂寞芳心小姐基督式理想的破灭则反映韦斯特“对传统基督教救世的宗教观念同样持怀疑态度”。欲望的回归和精神的迷茫并非人类堕落的表现，在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人性回归使我们抛却对宗教空无的依赖，以人性的角度思考存在的本质。当人面临现代社会中新的道德伦理困境时，应当站在维护人性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做出更符合现代语境的道德判断，寻找脱困的实际方法。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工业社会，自我价值的肯定、精神的充实与经济发展和物质增长同样重要，如何对抗异化，如何更好地“为人”，是人类对抗现代性漫长旅途中始终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史志康等：《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2] 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18(03): 30.
- [3] West, Nathanael. Miss Lonelyhearts. Trans. Li Yiping. Beijing: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1977. Print.
- [4] 任卫东, 变形：对异化的逃脱——评卡夫卡的《变形记》[J]，《外国文学》，1996(01): 62.
- [5] 德勒兹, 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6] Manchester, William.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New York; Big Apple Agency, 2002 Print.
- [7] 石涵月. 美国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J]，《世界民族》，2005(05): 43.
- [8] Ridgeway, James. “Farm Country’s New Right Knight”. Village Voice. 1986. Print.
- [9] 林馨. 失败的基督——论《寂寞芳心小姐》的人物原型与悲剧命运[J]，《名作欣赏》，2013(21): 57.
- [10] 赵惊.《动物（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性根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5): 8-9.